

开·卷·书·坊

左右左

鍾叔河

开·卷·书·坊

左右左

鍾叔河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右左/钟叔河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8

(开卷书坊.第3辑)

ISBN 978-7-5326-4222-9

I. ①左… II. ①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9942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彭卫国 霍丽丽
技术编辑 顾 晴

左右左

钟叔河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13 字数 82 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222-9/I·245

定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66700301

左
右
左

小 序

董宁文君要我将近来所作小文辑为一册，检点不到三十篇，只能把以前结集时漏收的几篇加入，一依写作时间先后编次，以前写的仍放在前头。

宁文知道我以篇名作书名的习惯，建议将这一小册叫“念楼壁上”。“念楼壁上”也确是个可写的题目，但还只写得五篇。今后大概还可续作若干篇，那时再请宁文为之印行也罢，先请大家看看这五篇。

但书总得取个名字，于是便取了“左右左”。但愿它不会像“书前书后”那样，又引起第二、第三、第……回“书名雷同”来，那就真成小学生齐步走了。

末尾是《与之言集》出版以后的两次访谈记录，报刊发表后都经我看过改定，可以视为“亲供”。

人越老，想要讲的话越多，下笔却越来越蹇涩，行文也越来越简率。无可如何，只得由他。

二千零一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于念楼，钟叔河。

目录

001	读报札记
008	《周作人集外文》序
011	我与曹家
014	《青灯》小引
016	《念楼话书》小引
018	题赠《毛边书讯》
019	刘绪源《翻书偶记》
023	蔡持中君的自述
026	刘志恒写文章
028	李普走好
035	人间要好官
039	老戴的背影
043	《记得青山那一边》小引
045	《与之言集》自序

049	《书前书后》这个书名
052	我爱我乡
055	《过去的大学》三版序言
057	谈文房
061	谁是闲人
064	胡竹峰《衣饭书》
067	父亲的泪眼
070	左右左
077	爱书爱到死
081	致朱九思
085	多谢老彭
087	鄢振家
091	俚歌一首贺仲兄米寿
093	题方小平《不出门斋絮语》
095	《念楼小抄》自序
098	新编曾国藩家书
106	念楼壁上一 ——罗章龙书自作诗
109	题记六则

113	关于《好读书》
117	水浒葉子的往事
128	念楼壁上二 ——李一氓无题有赠
132	念楼壁上三 ——李锐的三次赠诗
135	念楼壁上四 ——钱锺书书赠旧什
141	念楼壁上五 ——罗孚赠梁漱溟书杜诗
145	答客问
182	谈周作人及其他

读报札记

老朋友的好处之一是，彼此间说话不必太客气，因此有时候难免有些受不了。例如上个星期便有位还在编辑岗位发挥余热的老朋友来信责问：“多次约稿，迄未惠允，岂吾兄于白乐天、李鸿章、乾隆皇帝之外，于今日之事，统统无话可说耶？”

我从来就怕老朋友生气。有人打过一个很好的譬喻，老朋友有如口袋里的钞票，去了一张就少了一张，不能不珍惜。于是便寻来今年的报纸，希望能从上面找到一点可以写文章的材料，好向他交卷。我早已离休，又是中风病人，高居八楼之上，除理发外难得一履平地，“于今日之事”，只能从电视屏幕和报纸上略略得知；而屏幕上的东西稍纵即逝，留不住印象，平时看报亦颇疏略，甚至来不及一寓目，即被老伴和小保姆拿走，只好急时抱佛脚来重新检阅。

报纸翻过一张又一张，文思却如太监吃春药，始终不来神，于是渐渐变成了匆匆地浏览，只拣特别引人注意的标题看，也就是所谓走马观花，跟作文找材料完全不搭界了。

从一月份翻到六月份，却居然也找到了这么几条：

第一条是：“淮安献肝人安然度周年”

· 一九九五年，淮安市席桥乡西邱村二十二岁的少妇席爱梅的丈夫张寿银，因患晚期肝癌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该院有一项治疗晚期肝癌的最新科研成果，因无人愿意活体供肝，一直没有应用临床。席爱梅得知后，当即表示愿意一试。该院遂组织五十多人的专门班子，从席爱梅身上切下三分之一肝脏，移植到其丈夫身上，将其丈夫有癌肿的肝脏全部切除。结果其丈夫奇迹般地生活了十二天，超过了国际异体供肝存活天数的最高纪录。权威人士说，这将开创我国医学上治疗晚期肝癌的新纪元。在社会各界及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席爱梅

健康状况日益好转，目前她已能从事一些轻体力活动。

乍见“最高纪录”、“新纪元”，我不禁一喜，以为可以写一篇为之叫好的文章，这正是老朋友主持的杂志所需要的。但仔细一想，心里又不禁产生了一点疑问，即这位二十二岁的乡村少妇是怎么“得知”，怎么会“愿意一试”的（新闻要素五个 W 中的 Why）？她知不知道“国际异体供肝存活天数的最高纪录”还不到十二天？如果她知道，切下自己三分之一的肝，最多也不过使丈夫“生活”十来天（我很难说，如果不做换肝的大手术，她的丈夫还能活多少天，也许还不止十二天吧），那么，她当然可算是为夫捐躯了。可是若加以表彰，岂不等于专制时代礼教信徒歌颂割股剜肝的烈妇了么？须知连喜欢诛十族的永乐皇帝，也曾下诏禁止旌表这种“节烈”，认为“不仁莫此为甚”的啊！如果她不知道，而只是糊里糊涂地认为，切下自己三分之一的肝并不怎么要紧，却可以换来丈夫的健康和家庭幸福，那么，为了取得这一“最新科研成果”，创造这项“最高

纪录”(其实应该算作两项纪录,因为“献肝人安然度周年”也是一项纪录)的“权威人士”,岂不是也该扪一扪自己的心肝吗?

第二条是“女青年在澡堂中毒之后”

今夏的一天,广西钦州某厂女澡堂里,由于一台煤气换热器的内部穿了孔,煤气经由蒸汽管道进入了女澡堂。靠近门边的两位女工嗅到了煤气味,慌忙套上衣裤,逃了出来。她们出来就喊:“里面还有一个人!快把她弄出来!”于是,有几个男人想冲进去。“不行!人家姑娘一丝不挂的,男人哪能进去!”“叫她家里人来!”“她家在外地。”“她老公呢?”“人家还没结婚呢。”后来才找来一个小伙子,走进了澡堂,外面的人又喊:“一定要帮她穿好衣服,才能抱出来!”一会儿过去了,没见小伙子出来,人们又开始了各种猜测。最后一位老工人总算推开了守门的女工,冲进去抱出了姑娘,随即又有几个人进去,把昏迷的小伙子抬了出来。那位老工人说,他进入澡堂,只见小伙子

倒在姑娘脚边，手里拿着姑娘的上衣，姑娘的裤子已经拉过了膝盖。据医生说，早五分钟，姑娘也许还有救；再迟五分钟，小伙子也没命了。

一个姑娘死了，一个小伙子也险些死了。“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似不足为奇。奇就奇在，她和他本可以不死，如果不把“穿不穿衣服”看得比死生更重。而尤奇的是，这是在与死生毫不相干的旁人眼里和口中的“穿不穿上衣服”，而死者几乎成为死者的人，对于此种群情也就是舆论，却只有听命的份。记得古书中记载过一位“烈女”，为了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体，宁可被火烧死。今之准“烈女”，虽说自己是不是宁死也不能不穿衣服尚待证明，其坚决不允许别人不穿衣服总是确实无疑的了。万一小伙子为了服从这种“舆论一律”送了命，群众可能会为他送上一个花圈（当然是用公款买的），心里却也许还要埋怨他手脚不麻利，帮姑娘穿裤子穿得不够迅速吧。想到这里，想写一篇歌颂青年工人舍己救人的文章的念头又不禁烟消云散，

虽然我对这位小伙子的行为确实钦佩。

第三条是：“新词新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

近日面世的《现代汉语词典》新修订本（商务印书馆版）增收了日常用语新词九千余条，几乎占了原书的六分之一，它们包括：歌星、倒爷、大腕儿、大款、的士、托福、热狗、桑拿浴、卡拉OK、MTV等等。在增加新词条的同时，也删除了一些过于专门或过时的条目，医学方面如：软骨病、肾结核等；社会科学方面如：经验主义、世界主义、人本主义、安那其、德谟克拉西……

看了这一条，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这册一九七八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得好好保存，以后说不定会成为珍本，至少自己得了肾结核，或者外孙、曾外孙得了软骨病，还可以看一看，取得一点起码的常识吧。至于什么“德谟克拉西”、“赛因斯”，陈独秀、胡适之等喝多了洋墨水又“过于专门”的人讲讲则可，吾侪小民本来认不得，用不着，大概也真过时了。不然的话，何至女青年在澡堂中毒之后，得穿

好衣服才能抱出来了，又何来淮安献肝人安然度周年，要感谢社会各界及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呢？

报纸翻完了，走马观花所得，虽不很多，也不太少，老朋友要交的卷子，却依然交不出。当然不是“无话可说”，但他想要我说的话，却还是说不成，至少在这一回。为了不得罪他，看来仍须努力。

（一九九三年七月）

《周作人集外文》序

周作人从一九零四年(清朝光绪三十年)起发表文章,到他去世前一年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为止,六十二年中一共写过好几千篇。这些文章只有一部分收入他生前编定的文集(从《自己的园地》到《知堂乙酉文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结集,也就是通称的集外文。

这一部分集外文,因为当时刊载文章的期刊报纸已成吉光片羽,包括我在内的普通读者早就难得见到了。陈子善等先生多年努力,依靠北京、上海、杭州、绍兴等地图书馆和海内外许多朋友的帮助,将它们尽可能搜集齐全,按年代次序編集出版,乃是功德无量的事。凡我同志,皆当欢喜赞叹,乐观其成。

尤其是我,因为接受了周丰一先生的委托,正

在准备编辑《周作人散文全集》，如果收不齐集外文，这个全集就“全”不了，想先做出来看看的《分类文编》也“分”不成，所以更加迫切盼望集外文早日成书。在出版以市场为导向、唯软性读物能畅销的今天，出版这样高品位、高层次的书，肯定要赔钱。幸有谢军同志舍得赔这个钱，鄢琨同志愿意拿出业馀时间来负责发稿，这部《周作人集外文》才得以面世。这又是我在欢喜赞叹之余，不能不对他们二位表示感谢的。

关于周作人的文章，还是那句话，我没资格多谈。鲁班门前掉大斧，不必内行也会哂笑的，何况我连小斧也不会掉。我只奉劝一切关心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的朋友们，在见到书店里有这本书的时候，赶快将它买下来。周氏杂诗有云：“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本不薄功利，亦自有誓愿。但得有人看，投石非所恨。”又云：“伯牙善鼓琴，但为知己役。绝技固未有，知音不可必。有怀欲倾吐，且拼面壁说。或如吴门僧，台前列顽石。即使不点头，聊可破寥寂。”善读多思的读者诸君，难道在市